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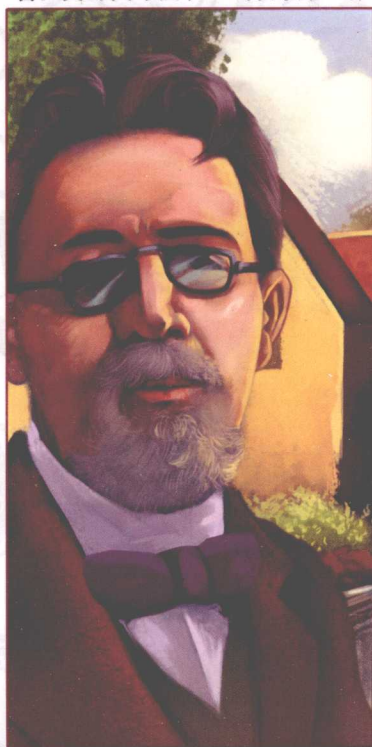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XINKEBIAOKEWAIYUEDU
CONGSHU
(青少版)

契诃夫短篇小说 精 选

原 著：契诃夫（俄） 陈海澜 编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青少版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俄] 契诃夫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
陈海澜编译 .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8.10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 青少版)

ISBN 978-7-204-09644-2

I. 契… II. ①契…②陈…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俄罗斯 - 近代 - 缩写本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42583号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青少版)

编 者 张慧 陈海澜
责任编辑 侯海燕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武汉汉邦彩色包装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0
字 数 2500千
版 次 2008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4-09644-2 / I · 2035
定 价 240.00元 (全2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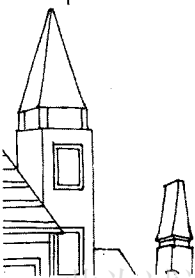
在钉子上	5
柳树	8
小职员之死	13
胖子和瘦子	17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20
未婚夫和爸爸	23
窝囊	29
变色龙	32
外科手术	36
假面	41
名贵的狗	47
小人物	50
哀伤	54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60
预谋犯	65
万卡	70
牡蛎	75
歌女	80
在敞篷马车上	86
纯朴的树精	89

✱

Q i he fu duan pian Xiao shuo jing xuan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演说家·····	93
有意结婚者指南·····	97
文官考试·····	102
头等客车乘客·····	106
多余的人·····	114
低音提琴和长笛·····	121
镜子·····	127
喜事·····	133
乞丐·····	136
醉汉同清醒的魔鬼的谈话·····	142
捉弄·····	145
他和她·····	150
轻松喜剧·····	159
保护人·····	164
套中人·····	168
好朋友·····	182
真正的实情·····	184
相识的男人·····	187
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	191
适当的措施·····	196
鱼的爱情·····	201
美妙的结局·····	204





在钉子上

一群十二品文官和十四品文官（旧俄官衔分十四品，十四品最低——编者注）下了班，在涅瓦大街上慢步走着。

他们由斯特鲁奇科夫领着，去他家参加他的命名日晚宴。

“我们马上就要大吃一顿了，诸位老兄！”过命名日的人大声想象着说，“咱们痛痛快快地吃一顿！我那小娘子烤了不少馅儿饼。面粉是我昨天傍晚亲自去买来的。有白兰地……是沃龙佐沃出产的……我老婆恐怕等得不耐烦啦！”

斯特鲁奇科夫住在很远的地方。他们走啊走啊，最后总算走到了。

他们进了门厅，所有的鼻子都闻到了馅饼和烤鹅的香味。

“诸位都闻到了吧。”斯特鲁奇科夫问，高兴得嘻嘻地笑起来，“请宽衣，先生们！把皮大衣都放在箱子上！卡佳在哪儿？哎，卡佳！各科的同事都来了！阿库林娜，你来帮各位先生脱大衣！”

“这是怎么回事？”有人指着墙上问道。

墙上有一根大钉子，钉子上挂着一顶新制帽，帽舌和帽徽闪闪发光。

官员们面面相觑，顿时脸色发白。

“这是他的帽子！”他们小声说，“他……在这儿？！”

“是的，他在这儿，”斯特鲁奇科夫支支吾吾地说，“在卡佳那里……我们走吧，先生们！我们找一家饭馆先待一会儿，等他

✧

Qi he fu duan pian xiao shuo jing xuan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走了再回来。”

这伙人又扣上大衣纽扣，出了门，懒洋洋地朝饭馆走去。

“难怪你家里有股子鹅的气味，原来有一只大公鹅待在那里。”
档案助理员放肆地说，“是魔鬼支使他来的！他会很快走吗？”

“会很快的。从来不超过两个钟头。哎，我饿了！一上来咱们先喝伏特加，就鲱鱼下酒……然后再喝一杯，诸位老兄……两杯后立即上馅儿饼。否则就没胃口了……我那小娘子烤的馅饼可好哩，再上菜汤……”

“沙丁鱼你买了没有？”

“两罐呢。腊肠有四个品种……我老婆想必也饿了……偏偏他闯来了，真见鬼！”

他们在小饭馆里坐了一个半钟头，为了摆摆样子，每人喝了一杯清茶，之后又回到斯特鲁奇科夫家里。

他们进了门厅。香味比刚才的更浓了。从半开的厨房门里文官们看到一只鹅和一盘黄瓜。女仆阿库林娜正从炉子里取出一样东西。

“又不凑巧，诸位老兄！”

“怎么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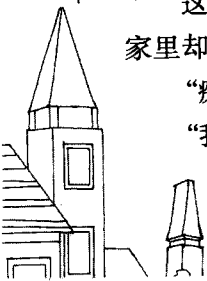
官员们的胃难受得抽紧了：饥饿可不是姑妈（俄罗斯俗语，意为：饥饿无情。——编者注），现在那可恶的钉子上挂着一顶貂皮帽。

“这是普罗卡季洛夫的帽子，”斯特鲁奇科夫说，“我们还是走吧，先生们！找个地方再等一等……这一位坐不长的……”

这时从客厅里传出一个沙哑的男低音：“这么一个猥琐的人家里却有个漂亮老婆！”

“痴人有痴福嘛，大人！”有个女人随声附和道。

“我们还是走吧！”斯特鲁奇科夫呻吟着说。





他们又回到那家小饭馆。这回他们要了啤酒。

“普罗卡季洛夫可是个有权势的人物！”大伙儿开始安慰斯特鲁奇科夫，“他在你家坐上一个钟头，保管你……十年官运亨通。福星高照呀，老兄！你干什么伤心？用不着伤心。”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用不着伤心。问题不在这儿！我难受的是，肚子饿得慌！”

又过了一个半钟头，他们又回到了斯特鲁奇科夫家里。

貂皮帽仍旧挂在钉子上。无奈只得再一次撤退。

直到晚上七点多钟，钉子才解除负担，他们才吃上馅饼！

可是馅饼干瘪，菜汤不热，鹅也烤焦了——一桌美味都让斯特鲁奇科夫的官运给糟蹋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吃得可有滋有味的。

契诃夫故事

契诃夫初学写作时，只是给彼得堡一家叫做《花絮》的幽默周刊写点小文章。他写了五年小文章，很多人都说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是不会有成就的。有人说他写的小文章是雕虫小技，有人还说小文章轻飘飘的，不足挂齿，写长篇才有分量。

契诃夫却不这么看，他说：小作品比大文章好，矫揉造作少，而又较易获得成功。

契诃夫成名之后，仍然极为重视写小文章。他曾说：“我是极力拥护小作品的，要是叫我办一个幽默杂志，我会拒绝一切长文章。”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柳树

有谁走过“勃”、“特”两地之间的驿道？

凡是走过的人，当然会记得科兹亚夫卡河岸上那座孤零零的安德烈耶夫磨坊。

磨坊很小，才两方磨盘……它年过百龄，早已废弃不用，难怪看上去它像个弯腰驼背、破衣烂衫、随时都可能倒下的小老太婆。这老磨坊早该倒塌了，如果不是它倚靠着一棵粗大的老柳树的话。

柳树很粗，两人合抱都围不拢。它那油亮亮的树叶落到屋顶上，落到堤坝上。下部的枝条垂进水里，耷拉在地面上。

这树也老了，驼背了。它那佝偻的树干上有一个极难看的黑色大洞。你把手伸进树洞，你的手就会粘着黑糊糊的蜂蜜。一群野蜂会在你头上嗡嗡地叫，不住地螫你。

这树有多大年纪了？据它的朋友阿尔希普说，当初他在一位老爷家当“法国听差”，后来在一位太太家当“黑人听差”的时候，那棵柳树就已经很老了，而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柳树还支撑着另一个衰老不堪的人——老汉阿尔希普，他经常坐在柳树根上，从早到晚在钓鱼。

他老了，驼背了，跟老柳树一样，他那没牙的嘴就像树洞。白天他钓鱼，夜里坐在树根上沉思。

老柳树和老汉阿尔希普，日日夜夜都在喃喃自语……树和人



这一生都饱经了沧桑。现在请听他们的故事……

大约三十年前，在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天，在柳树老婆婆过命名日的那一天，老汉又在老地方坐下，观看着春天的景色，钓着鱼。跟往常一样，周围很静……只听到人和树的低声絮语，偶尔响起一条游鱼的溅水声。老人钓着鱼，等待中午到来。

中午他动手煮鱼汤。每当柳树的阴影离开对岸的时候，正好是中午。另外，阿尔希普根据邮车的铃铛声也能知道时间。中午十二点，一辆由“特”城来的邮车必定经过拦河坝。

在这个礼拜天，阿尔希普又听到了铃铛声。他放下鱼竿，开始朝堤坝张望。一辆三套马的大车翻过山包，下了坡，眼看就要来到堤坝上。邮差睡着了。马车上了堤坝，不知为什么停住了。

很久以来阿尔希普对世事已不感惊奇，但这一次他却不由得大吃一惊。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

赶车人东张西望，神色慌张地开始行动起来，他扯下邮差脸上的布巾，挥起一把短柄链锤。邮差立时不动了。在他的浅色头发里，露出一个鲜红的伤口。赶车人跳下车，挥起臂膀，又给他一锤。

不一会儿，阿尔希普听到近处有脚步声：赶车人从岸上下来，径直朝他这边奔来……他那晒黑的脸膛十分苍白，眼睛呆呆地不知看着什么地方。

他浑身颤抖，跑到柳树跟前，也没有发现阿尔希普，就把邮包塞进了树洞，之后他跑上堤坝跳上大车，而且让阿尔希普更为吃惊的是，他朝自己的太阳穴猛地一击。他把血抹了一脸，这才抽打起马匹来。

“救命啊，出人命啦！”他大声叫喊。

他的呼喊引起了回声，很长时间里阿尔希普都听见这声“救命啊”。

木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大约过了六天，有人来磨坊调查。他们画了磨坊和堤坝的平面图，不知为什么还测量了河水的深度。一行人在柳树下吃了饭，又都坐车走了。

在来人调查的时候，阿尔希普一直坐在水轮下，身子发抖，眼睛望着那个邮包。他看到里面有不少盖五个戳子的信封（指寄现金的挂号信件——编者注）。他日日夜夜望着这些戳子沉思，而柳树老婆婆白天不声不响，到了夜里就呜呜哭泣。

“傻婆子！”阿尔希普倾听着柳树的哭泣暗想。

一周后，阿尔希普已经带着邮包进了城。进城后他向人打听：

“这里的官府在哪儿？”

有人给他指点一幢黄房子，门口有一个条纹岗亭。

他走进前厅，见到一位老爷，制服上的纽扣亮闪闪的。老爷吸着烟斗，正为什么事训斥看守人。阿尔希普走到老爷跟前，战战兢兢地讲了老柳树旁发生的事。

那长官接过邮包，解开细皮带，脸上白一阵又红一阵。

“我一会儿回来！”他说完就跑进办公室。

在那里他被许多人团团围住……人们跑来跑去，乱成一团，小声交谈……十分钟后，长官把邮包交给阿尔希普，对他说：

“你找错了地方，老伙计。你该到下街去，那里会告诉你怎么办，这里是地方金库，亲爱的朋友！你该去找警察局。”

阿尔希普接过邮包，走了出来。

“怎么邮包变轻了！”他思忖，“比原来少了一半！”

在下街，有人指给他另一幢黄房子，门口有两个岗亭。阿尔希普走进。

那里没有前厅，登上台阶就是办公室。老人走到一张桌子跟前，向几名文书讲了邮包的来历。那几个人夺了他手中的邮包，对着他大声嚷嚷。



他们派人去找长官，来了一个胖胖的大胡子。他简单地问了几句，拿了邮包，进了另一个房间，把门插上了。

“钱在哪儿呢？”不一会儿，房间里传来说话声，“邮包是空的！去告诉那个老头子：他可以走了。要不把他抓起来！带他会见伊凡·马尔科维奇！不，算了，还是让他走吧！”

阿尔希普鞠了一躬，走了出来。一天后，那些鲫鱼和河鲈又看到他那把灰白胡子了……

当时已是深秋。阿尔希普依旧坐在河边钓鱼……

他的脸阴沉难看，就像那枯黄的柳树。

他不喜欢秋天。当看到那个赶车人出现在身旁时，他的脸色越发阴沉了。赶车人没有发现他，径直来到柳树前，把手伸进树洞。一些湿漉漉、懒洋洋的蜜蜂爬了他一袖子。摸了一阵以后，他吓白了脸。过了一个钟头，他才到河边坐下，呆呆地望着水面。

“那东西在哪儿？”他问阿尔希普。

阿尔希普开头一声不吱，沉着脸躲开这个杀人凶手，但不久又可怜起他来了。

“我送交官府了！”他说，“不过，你这个蠢货别害怕……我告诉他们，那东西是我在柳树下拾到的……”

赶车人跳起来，一声吼叫，朝阿尔希普扑去。他把老汉打了一顿，打他的老脸，把他摔在地上，用脚踢他。

打完之后，他却不离开老汉。他在磨坊里留下来，跟阿尔希普一起生活了。

白天他睡觉，不言不语，到了夜里就在堤坝上走来走去。邮差的幽灵也在堤坝上游荡，于是他就跟幽灵交谈。

春天到了，赶车人依旧不言不语，继续游荡。

一天夜里，老汉走去找他。

“够啦，你这蠢货，别再闲逛了！”他对他说，偷眼打量邮

✱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差的幽灵，“你走吧！”

邮差的幽灵也这么说……老柳树也这么说……

“不行啊！”赶车人回答，“我倒是想走，可是腿痛，心也痛。”

阿尔希普扶起赶车人，把他带到城里。

他把他领到下街，走进那间他上交邮包的办公室。赶车人跪倒在长官脚下，连连悔罪。大胡子一脸惊讶。

“你把什么罪名往自己头上安，傻瓜！”他说，“你是喝醉了？还是要我把你关进拘留所？这些恶棍都疯了！只会把事情搞乱……凶手没有找到——好，这就完了！你还想干什么？滚出去！”

当阿尔希普提到那只邮包时，大胡子哈哈大笑，那几个文书都露出吃惊的样子。

看来他们的记性不好……这样，赶车人在下街赎罪不成，只好又回到柳树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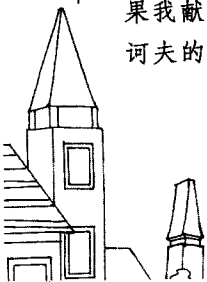
为了躲避良心的折磨，赶车人只好投水自尽，搅动了水面，水面上正漂着阿尔希普的浮标。赶车人溺水身亡。

现在，老汉和柳树老婆婆在堤坝上能看到两个幽灵……他们莫不是在跟幽灵交谈？

❧契诃夫名言❧

◆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在金钱，不在爱情，而在真理。即使你想得到的是一种动物式的幸福，生活反正不会任你一边酗酒，一边幸福的，它会时时刻刻猝不及防地给你打击。

◆要是人家端给您的是咖啡，那么请您不要在杯子里找啤酒。如果我献给您的是教授的思想，那么您得相信我，不要在那里找契诃夫的思想。





小职员之死

一个美好的晚上，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第二排座椅上，正拿着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法国作曲家普朗盖特作的轻歌剧——编者注）。

他看着演出，感到无比幸福。但突然间……小说里经常出现这个“但突然间”。作家们是对的：生活中确实充满了种种意外事件。

但突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睛往上翻，呼吸停住了……他放下望远镜，低下头，便……阿嚏一声！！！他打了个喷嚏。你们瞧，无论何时何地，谁打喷嚏都是不能禁止的。庄稼汉打喷嚏，警长打喷嚏，有时连达官贵人也在所难免。

人人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毫不慌张，掏出小手绢擦擦脸，而且像一位讲礼貌的人那样，举目看看四周：他的喷嚏是否溅着什么人？

但这时他不由得慌张起来。他看到，坐在他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头和脖子，嘴里还嘟哝着什么。

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人是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他在交通部门任职。

“我的喷嚏溅着他了！”切尔维亚科夫心想，“他虽说不是我

的上司，是别的部门的，不过这总不妥当。应当向他赔个不是才对。”

切尔维亚科夫咳嗽一声，身子探向前去，凑着将军的耳朵小声说：

“务请大人原谅，我的唾沫星子溅着您了……我出于无心……”

“没什么，没什么……”

“看在上帝分上，请您原谅。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请坐下吧！让人听嘛！”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了，他傻笑一下，开始望着舞台。他看着演出，但已不再感到幸福。他开始惶惶不安起来。

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终于克制住胆怯的心情，嗫嚅道：

“我溅着您了，大人……务请宽恕……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怎么老提它呢！”将军说完，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说忘了，可是他那眼神多凶！”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不时怀疑地瞧他一眼。“连话都不想说了。应当向他解释清楚，我完全是无意的……这是自然规律……否则他会认为我故意啐他。他现在不这么想，过后肯定会这么想的！……”

回家后，切尔维亚科夫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发生的事过于轻率。她先是吓着了，但后来听说布里扎洛夫是“别的部门的”，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礼道歉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公共场合举止不当！”

“说得对呀！刚才我道歉过了，可是他有点古怪……一句中听的话也没说。再者也没有时间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刮了脸，去找布里扎洛夫解释……走进将军的接待室，他看到里面有许多请求接见的人。

将军也在其中，他已经开始接见了。询问过几人后，将军抬眼望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在‘阿尔卡吉亚’（古希腊一个洲，居民以牧羊为业。喻安乐之邦——编者注）剧场，倘若大人还记得的话，”庶务官开始报告，“我打了一个喷嚏，无意中溅了……务请您原谅……”

“什么废话！……天知道怎么回事！”将军扭过脸，对下一名来访者说：“您有什么事？”

“他不想说！”切尔维亚科夫脸色煞白，心里想道，“看来他生气了……不行，这事不能这样放下……我要跟他解释清楚……”

当将军接见完最后一名来访者，正要返回内室时，切尔维亚科夫一步跟上去，又开始嗫嚅道：

“大人！倘若在下胆敢打搅大人的话，那么可以说，只是出于一种悔过的心情……我不是有意的，务请您谅解，大人！”

将军做出一副哭丧脸，挥一下手。

“您简直开玩笑，先生！”将军说完，进门不见了。

“这怎么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不是开玩笑！身为将军，却不明事理！既然如此，我再也不向这个好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再也不来了！真的，再也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思量着回到家里。可是给将军的信却没有写成。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这信该怎么写。只好次日又去向将军本人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了大人，”当将军向他抬起疑问的目光，他开始嗫嚅道，“我不是如您讲的来开玩笑的，我来是向您赔礼道歉，因为我打喷嚏时溅着您了，大人……说到开玩笑，我可从来没有

※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想过。在下胆敢开玩笑吗？倘若我们真开玩笑，那样的话，就丝毫谈不上对大人的敬重了……谈不上……”

“滚出去！！”忽然间，脸色发青、浑身打颤的将军大喝一声。

“什么，大人？”切尔维亚科夫小声问道，他吓呆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喊了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感到肚子里什么东西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他一步一步退到门口。他来到街上，步履艰难地走着……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没脱制服，就倒在长沙发上，后来就……死了。

❧契诃夫名言❧

◆我觉得你们这些有思想的人如果专心致志于解决大问题，那你现在极力要解决的那些小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顺带解决了。如果你坐着汽球上天，看一看全城，那么你也就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看见了田野、农村、河流。……人们制造硬脂，同时，作为副产品，也就得到了甘油。我觉得当代的思想似乎停在一个地方，粘住不动了，它充满偏见，萎靡不振，畏畏葸葸，害怕广阔浩渺的翱翔，犹如我和你怕登山一样。这就是保守思想。

◆寻求真理的时候，人也进两步，退一步。痛苦啦、错误啦、对生活的厌倦啦，把他们抛回来，可是寻求真理的热望和固执的毅力会促使他们不断地前进。

◆女作家应当不是写，而是在纸上刺绣，因而工作得精细迟缓。

